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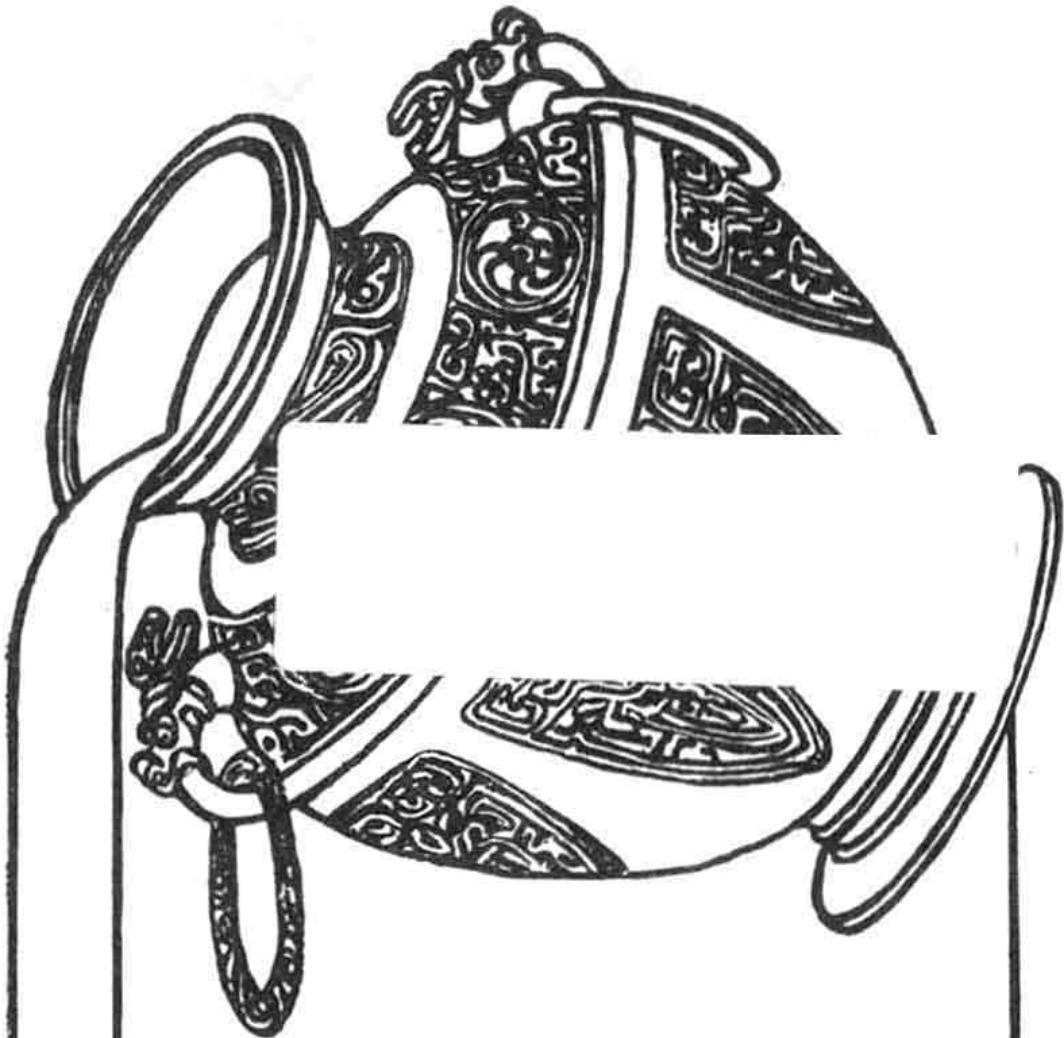
聊齋誌異

瓜棚下的怪譚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本》

瓜棚下的怪談

聊齋誌異



文物選粹

原著者簡介

編撰者簡介

致讀者書

例言

壁上的美人

漁夫和水鬼

道士種梨

王七學道

長清高僧

人蛇之間

找回來的心

荒寺女鬼

張氏兄弟

口技

柳家的盛衰

山中仙緣

二五

二六

二七

一

三

九

一五

二七

三一

三七

四五

五一

六一

六五

七七

稚子的靈魂

八五

該譖的狐狸

九五

狐仙的教訓

一〇一

曾孝廉的夢

一〇五

冬天的荷花

一一七

趙城義虎

一二三

李超的武藝

一二九

石武舉之死

一三三

大力將軍

一四一

秀才和進士

一四五

老屋裏的故事

一五一

少年與白鵠

一六五

瘟神

一七一

真假情人

一七八

張鴻漸的遭遇

一七七

化狐

二〇一

賈奉雉成仙

二〇五

黑色的指印

二一七

黃英

二二五

清虛奇石

二三七

醫生和老虎

二四五

附錄一 蒲松齡和聊齋誌異

二五三

附錄二 原典精選

二六七

例言

· 1 · 言例

- 一、本書各篇，大體上是根據蒲松齡聊齋誌異的手稿本及青刻本改寫的；有時，在文字方面有了疑問，也參酌其他的版本。
- 二、本書選擇材料，同時注意它的文學性、趣味性和教育性，儘量要求它能適應青少年的心身發展。
- 三、本書除以白話改寫外，其他方面，一概保持原作的精神和面貌；祇有少數幾篇，爲了實際上的需要，在文字和情節方面略有增損。
- 四、本書爲了方便讀者閱覽，對於特殊的地名、官職、以及其他名詞，都有詳細的註解；同時，在每一篇的後面，對於該篇的涵義，也有一個總括的說明。

五、聊齋原作各篇，題目過於刻板，有些甚至不能涵蓋全篇的內容，對於這一部分，本書統統予以改訂；但爲使讀者便於對照原作起見，另在各篇末尾，再將它的原來題目加以註明。

六、本書倉促寫成，錯誤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多多指正。

壁上的美人

有一位叫孟龍潭的江西人，和一位姓朱的舉人，都在京城裡客居。有一天，他們兩人忽然動了遊興，到一所寺院去走走。這所寺院的殿堂和禪房都不太寬敞，祇有一個老和尚住在裡面。他看見客人來了，便整理了一下衣服，出來迎接，領著他們到各處看看。

他們走進大殿，看見裡面供著誌公的塑像，那誌公臉色瑩徹，手脚都長得像鳥爪一樣，很是奇怪。東西兩面牆壁都畫著圖畫，筆法細膩，構思巧妙，畫中的人物，就像真的一樣。東面的牆壁上畫的是「天女散花圖」，裡面有一位少女，長髮披肩，手裡拿著一束花兒，含羞地笑著，那櫻桃小口彷彿要講話似的，兩個水汪汪

的大眼，像是含蓄著無限的深情。那美麗動人的姿態，把朱舉人看呆了，不覺心神蕩漾，起了遐思。忽然，他的身體輕飄飄的，就像駕著雲霧一般，走進壁畫裡面去了。

朱舉人看見殿閣重重，美麗得像仙境一樣。有一個老和尚，斜披著袈裟，正在座位上說法，圍在四周聽講的人很多。朱舉人站在擁擠的人羣裡面伸長著脖子聽講；他聽了一會兒，好像覺得有人偷偷地拉了一下他的衣服。回過頭去一看，竟是那位長髮披肩的畫中少女。她對他深情款款的一笑，掉頭就走了。也不知道怎麼一同事，朱舉人竟不由自主地跟隨著她。他們穿過了一座彎彎曲曲的欄杆，轉入一間小屋，朱舉人停下了脚步，不敢向前走。女的轉過頭來，看見朱舉人還站在遠處，便舉起手裡的花向他招手，朱舉人這才壯起膽子趕上前去。

他們進了屋子，深情地依偎著，廝磨了許久，女郎才關上門離開。她臨走的時候，並且告訴他不要出聲，到了夜晚，還會再來看他。這樣過了兩天，她的同伴終於發現了他們的秘密。她們搜出了朱舉人，便起哄說：「已經有情郎了，還冒充小姑娘，也不害臊！」說著，便你拿簪子、我拿耳環地把她打扮成少婦的模樣，那女郎竟一時羞得說不出話來。她們鬧了好久，有一個少女忽然頑皮地提醒大家說：「

■忽然，他的身體輕飄飄的，就像駕著雲霧一般，走進壁畫裡面去了。



姐妹們！識相點兒，別聚耗在這兒，惹人討厭！」經她這麼一說，大夥兒便嘻嘻哈哈地走了。朱舉人這才有機會端詳一下那女郎的打扮：髮髻梳得高高的，髮簪垂得低低的，比秀髮披肩時的模樣艷麗多了。他四顧無人，便又和她纏綿起來。她身上散出來的幽香，使他陶醉極了。

正當他們互相依偎，渾然忘我的時候，忽然聽到門外有馬靴走動的聲音，脚步非常沉重。接著又聽到鐵鍊子和鎖碰撞的聲音；不久，又有嘈雜的說話聲，像是在爭辯什麼。那女郎一驚，連忙推開了朱舉人，躊躇腳地由窗縫向外偷看，祇見一個面孔漆黑、穿著金黃色盔甲的使者，左手握著一把鐵鎖，右手提著一個木槌，很凶惡地站在院子裡。那些剛剛來過屋裡的姐妹們，都誠惶誠恐地圍繞著他。那金甲使者厲聲問道：「人都到齊了嗎？」那些女郎回答說：「到齊了。」那金甲使者向她們掃了一眼，又警告說：「要是藏了下界的人，就趕快招出來，可不要自找麻煩！」那些女郎又齊聲說：「沒有！」使者轉過身來，眼光銳利地向小屋子看，像是要搜索似的。那女郎嚇得不得了，臉色像死灰一般。她神色倉皇地告訴朱舉人說：「快點躲到床下去！」說完，便打開壁上的小窗，慌慌張張逃走了。

朱舉人躲在牀下，不敢出一點兒聲音。不久，便聽到靴聲來到了房內，祇繞了

一圈，又走了出去。過了一會兒，嘈雜的聲音漸漸遠了，心裡才稍微平靜下來；可是窗外仍然有走路和談話的聲音。朱舉人在床下悶久了，祇覺得耳朵裡像有蟬叫，眼睛也直冒金星，那情況實在忍不下去了，可是又怕惹禍上身，祇好仍然伏在牀下，靜靜地等那女郎回來，一時竟忘記了自己到底打那兒來的。

那時，孟龍潭在大殿裡觀賞，一轉眼的工夫，便失去了朱舉人的踪影，心裡覺得有些納悶，就問那引導的老和尚。老和尚微笑著說：「他聽說法去了。」孟龍潭又問：「在那兒？」老和尚說：「就在跟前。」過了一會兒，老和尚用手指彈著牆壁叫道：「朱施主怎麼玩了那麼久還不同來？」不久，那壁上便現出了朱舉人的形像，祇見他歪著腦袋側著耳朵站著，好像聽到了什麼似的。那老和尚又叫道：「你的遊伴等你很久了！」朱舉人聽了，便恍恍惚惚地從壁上降了下來。落到地上以後，就像一根木頭似的直挺挺地站著，眼睛睜得圓圓的，雙腳一點勁兒都沒有，好像靈魂已經出竅了。孟龍潭看他那模樣，嚇了一大跳。過了一會兒，追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朱舉人這才恢復了神智。他說：「我正伏在床下，忽然聽見敲門的聲音，就像打雷一樣；便走出來瞧瞧，也不知怎麼的，又回到這地上來。」他們向壁上一看，那手裡拿著花的少女，髮髻已經梳得高高的，不是先前長髮披肩的打扮。

了。朱舉人驚詫地拜問老和尚，這是怎麼一回事？老和尚宣了一聲佛號，慢斯條理地說：「一切的幻象都是由人自己腦子裡發出來的，我老和尚那裡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呢？」

朱舉人和孟龍潭聽了老和尚的話，一個是悶聲不響，一個是驚惶無主。於是兩人便起身告辭，步下大殿的臺階，忽忽地離開了那座寺院。（改寫自畫壁）

附

○ 舉人：清代科舉制度，每隔三年，朝廷便特派官員到省城考試諸生的四書經義和策問等等，凡是及格的考生就叫舉人。

○ 誌公：神仙名，見葛洪神仙傳。

心不動念，一切的幻境便無由而生。朱舉人的心裡先有了淫穢的念頭，所以便自然產生了淫穢的幻象。人的迷惘，都是由於不能消除自家心裡的魔障。老和尚回答朱舉人的話，真是不解之解啊！

漁夫和水鬼

淄川○城北有個姓許的漁夫，每晚打漁的時候，必定提著酒到河邊去喝。喝酒時總是先把酒灑在地，祝告著說：「河裡的溺死鬼都來喝酒吧！」別人捕魚，經常沒有什麼收穫，唯有他總是滿載而歸。

有一天晚上，他一個人正在河邊喝酒，有個年輕人走過來，在他身邊踱來踱去。他便邀年輕人共飲，對方很爽快地接受了。

這個晚上一尾魚也沒捕到，漁夫感到很失望。年輕人站起來說：「我到下游去為您趕魚！」於是輕飄飄地走了。一會兒又回來說：「大的魚都被我趕過來了。」說完，果然聽到河裡魚兒喳呷喳呷的聲音。漁夫舉起網子，一下子捕獲了好多條，

都有一尺多長。漁夫高興得不斷地向他道謝。

年輕人要告辭了，漁夫送他魚，他不肯接受，說：「屢次接受您的好酒招待，這一點點小事算得了什麼？還要您謝？如果您不嫌棄，以後我每天晚上都來陪您喝酒和趕魚。」姓許的說：「你祇和我喝了一個晚上的酒，怎麼說是屢次呢？如果你肯天天來，那真是最好不過了，祇是我沒法報答你爲我趕魚的盛情啊！」問他的姓名，回答說：「我姓王，沒有名字，您就叫我王六郎好了。」於是兩人便告別了。

第二天，漁夫賣了魚，買了更多的酒。晚上來到河岸，王六郎已經先到了，於是高高興興地坐下來喝酒。喝了幾杯，年輕人就爲漁夫趕魚。以後每天都是這樣。

半年過後，有個晚上，年輕人忽然對漁夫說：「和您相識以來，承您像兄弟一樣地愛護我，使我格外感覺溫暖；只可惜不久我們就要分別了。」王六郎語調淒涼中帶著酸楚。漁夫很驚訝，連忙追問是什麼緣故？六郎幾次要說出來，但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最後還是說了：「我們兩人感情這麼好，我說了，您或許不會驚慌吧！現在即將分別，不妨向您說實話！我實在是一個鬼。生前一向喜歡喝酒，幾年以前的某一天，因爲喝醉了酒而淹死在這裡。以前您打的魚比別人多，就是因爲我在河裡爲您趕魚，報答您屢次奠酒的恩德的緣故！明天我的罪孽滿了，將會有替死

的來，有了替身，我就可以投胎去了，您我相聚就只有今晚，所以非常感傷。」漁夫起初聽說他是個鬼，十分害怕，但是想到彼此長久地親密相處，也就不覺得恐怖，同時也爲即將分別而感歎；斟滿了酒說：「六郎，把這杯酒喝了吧！不要悲傷了！你我每天相聚，一旦分別，本來是令人悲痛的，但是既然你的罪孽已滿，可以脫去劫運，這是可喜可賀的，悲傷反而不合情理咧！」於是兩人對坐暢飲。漁夫問替死的是什麼人？六郎回答說：「老大哥明天到河邊來看，餉午時分，有個渡河而掉進水裡的女人，就是了。」這時，村子裡的雞已經開始啼叫，六郎祇好依依不捨地揮淚告別了。

第二天，漁夫懷著幾分畏怯的心情來到河邊，等著窺看這件怪異的事情。果然看見有個婦人抱著嬰孩來了，走到河岸就一腳掉進了水裡，孩子被拋在岸邊。漁夫眼見著那婦人揚起手蹬著腳又叫又喊的，一下子沉進水中，一下又浮在水面，這樣載浮載沉了好幾次，忽然拖著濕淋淋的身子攀上了岸，坐在草地上喘息了片刻，就抱着孩子走了。當這婦人溺水的時候，漁夫很不忍心，想要跑過去救她，轉而一想，她是來代替六郎的，也就硬著心腸沒有去救，等到婦人上了岸，他又懷疑六郎昨晚所說的話不靈驗。到了日暮，他背着漁具來到舊地，六郎又來了，說：「今天

我們又聚會了，並且不再和您道別。」問是什麼緣故，回答說：「那個婦人已經來替代我了，但是我憐憫他懷抱中的孩子。爲了代替我一個人，就殘害了兩條性命，我怎麼忍心得下？所以就捨棄了這一次投生的機會。再要等到有人來替代，不知要到那年那月？也許我們倆的緣分還沒有盡吧？」漁夫感歎着說：「像你這麼好的心腸，一定可以感動上帝的！」從此以後，他們又每晚相聚，和以前一樣。

過了幾天，六郎又來告別，漁夫以爲他再度找到了替身。他却說：「不是的。前次我那慈悲的念頭，果然感動了天帝，現在派我到招遠縣的鄆鎮去做土地神，明天一早就要去上任，假使您不忘記舊交情，就請到那邊探望我，不要怕路途遙遠。」漁夫向他道賀說：「你因爲正直而修成了神仙，真是令人快慰。但是神仙和凡人天地相隔，我就是不怕路途遙遠，又怎能看得見你呢？」六郎說：「您祇管前往好了，一切都不必顧慮。」他再三的叮嚀，然後才離開。

漁夫回家以後，即刻整理行裝，打算朝東邊去，他的妻子笑着說：「這一路上有幾百里，即使有鄆鎮這個地方，恐怕一個泥菩薩也沒辦法和你交談。」漁夫聽不進妻子的話，最後找到了招遠縣，向當地的居民打聽，果然有個叫鄆鎮的地方。他找到了鄆鎮，便在一間旅店裡歇腳，並問旅店主人土地廟在那裡？主人驚異地說：